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一年
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
二月廿一日

# 清議報

第三十九册

#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253 YOKOHAMA, P. O. Box. 255.

# 清議報第三十九册目錄

本館在橫濱元居留地二百五十三番


本館論說

書十二月廿四日僞上諭後　任公

復金山中華會館書　本館總選述稿

飲氷室自由書　任公

志士箴言　天下無無價之物　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　列國東洋艦隊　世界最小之民主國

時論彙錄

第十九世紀外交一覽　日本有賀長雄

中國問題　英人

中國近事

續誌立嗣事及京內外近日情形與外人議論

地球大事記

俄人逞志於朝鮮　英國要求于朝鮮

中央亞細亞之危急　俄日衝突之風聞

英法軍備　英意聯合　英國之鐵路

西比利亞鐵路　意國近狀　波斯危機

法國埃及　法國改選議員　巴黎同盟罷工　美國之大工事　和蘭叛英　南阿戰局之變更　杜國致書于美國政府

布鴉之後望　英國戰爭之準備　各國干涉之可累　英法之猜疑　德于南阿戰後之籌畫　意大利之助力　英美日三國同盟　演說英國近事

政治小說

經國美談前編

詩文辭隨錄

李二張七返國無以贈別賦詩二章以壯其行　璱庵

寄少年中國之少年　同是少年

寄贈星洲寓公　被明月齋

感事　同

書十二月二十四日僞上諭後　　　任公

嗚呼逆后賊臣之計畫竟如此其狠毒耶嗚呼逆后賊臣之手段竟如此其拙劣耶彼輩與我四萬萬人何怨何仇而取其所愛戴之　聖主幽之廢之必致之於死地而後已彼輩與中國何寃何孼懼其維新自强之機尙有一線之萌櫱而芟之鋤之必使之無復遺茁而後爲快彼輩與外國何德何恩慮其瓜分之遲遲也而三揖三讓延之導之必使盡吾所有以畀之而後始安豺狼梟獍抑何肺腸后土皇天是孰可忍嗚呼讀十二月二十四日僞上諭而不髮豎眥裂者豈得復爲人哉豈得復爲人哉

當　穆宗（即同治帝）崩而無子於例當爲　穆宗立後此人人所同知也西后舍是而立我　皇上也非有愛於　皇上也懼　穆宗有子則毅后（即同治皇后）得權而已將爲退院之僧也於是敢枉國法犯輿論而復立　皇上爲　文宗（即咸豐帝）後夫　文宗則旣有子矣何更以立後爲彼其居心之險惡固已路人皆見御史吳可讀死諫一疏固已抉彼狗彘之心肝而逆料其後來之鬼蜮未始有極矣禮經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兄爲弟後者且有之矣況於弟爲兄後乎　皇上旣嗣　穆宗繼大統則爲　穆宗後固宜也　皇上旣不爲　穆宗後則是　穆

宗為閏位。以十三年之同治而變為閏位。不可也。西后自知理屈詞窮。於是云俟皇上生有皇子。則以之後穆宗。以是為穆宗計則得矣。然皇上不又成閏位乎。以二十餘年之光緒而變為閏位。又何說乎。是則西后所以強縫掩飾者。終無一而可耳。昔時恐毅后之分其權也。乃為文宗立後。為文宗立後則毅后既非皇后。又非皇太后。無所位置於是毅后不得不死。今者怒皇上之行其權也。乃又為穆宗立後。為穆宗立後則皇上既非皇帝。又非太上皇。無所位置於是皇上不得不死。龍漦帝后。燕啄王孫。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生此妖孽。以亡中國。以絕滿洲。嗚呼。讀十二月廿四日偽上諭。而不髮豎眥裂者。豈得復為人哉。豈得復為人哉。

彼逆后賊臣固日謂祖宗之法不可變者也。抑豈不聞本朝祖宗之法不許立太子乎。儲貳金鑑一書。固愛親覺羅氏之傳家寶也。國初大小臣工。以請立儲而獲譴者不可勝數。逆后賊臣豈其忘之。而今之所謂大阿哥溥儁從何而來。皇上於祖宗之法也。其利於民者則守之。其損於民者則變之。西后於祖宗之法也。其便於己者則守之。其礙於己者則變之。吾於是不能不嘆其用心之悍而操術之狡矣。雖然。西后之變法。又豈止此一事而已。祖宗之

法不許母后臨朝而西后乃三次垂簾寖行篡弑祖宗之法不許外戚柄國而西后乃縱榮祿身兼將相權傾舉朝祖宗之法不許奄宦預政而西后乃暱李聯英黷亂宮闈賣官鬻爵祖宗之法不許擾民聚斂而西后乃興頤和園剝盡脂膏供已觀娛是天下勇於變法者莫西后若也彼以變法之故而自戕其身自覆其家自絕其族自作自受曾何足憐而獨恨我二十一省膏腴之壤四百餘兆衣冠之倫何罪何辜而一併斷送於其手也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毋毀我室。嗚呼。讀十二月廿四日僞上諭。而不髮豎眥裂者。豈得復爲人哉。豈得復爲人哉。

此僞上諭名爲立儲。而其實不止立儲。雖五尺童子皆能知之。無待余言也。試問懸賞以購刺新黨何爲乎。試問奪劉坤一之疆職何爲乎。試問使李鴻章出守廣東何爲乎。試問榮祿握全國之兵權何爲乎。試問召俄法兩國兵入京師何爲乎。試問集親王貝勒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尚書會議何爲乎。彼豈不以爲維新領袖者　皇上也帝黨所憑藉者　皇上也天下人所愛戴者　皇上也　皇上一日生存則天下之望一日不絕天下之望一日不絕則逆后賊臣之位一日不安而新政之根株終不能盡拔中國之生機終不能盡

鋤故處心積慮彎畫經年必致　皇上於死地使天下忠義之士灰心短氣而無復繫戀夫然後高枕而無後患是猶小說所載欲奪人之妻而先毒殺其夫者其用心如出一轍嗚呼。讀十二月廿四日僞上諭而不髮豎眥裂者。豈得復爲人哉。豈得復爲人哉。彼逆后賊臣計畫之狠毒至於是而極矣然吾謂其手段之拙劣者亦即在於是彼輩豈不以爲通國兵權。皆在我掌握。通國官吏。皆爲我羽翼。可以爲所欲爲。橫行無事矣。而豈意有海外義民百數十電之力爭而豈意有上海紳商三千餘人之死諫而豈意有大江以南數省豪傑磨拳擦掌號呼奔走乘機而討賊彼苟非如是尚不足以激天下之憤怒彼苟非如是尚不足以驚破冥頑者之夢彼苟非如是尚不足以促各省豪傑使之大團結彼苟非如是尚不足以使中立之人皆歸於帝黨彼苟非如是尚不足以表暴其野蠻醜態於萬國彼苟非如是尚不足以顯其窮凶極惡令人忍之無可忍恕之無可恕他日非碎屍萬段而不饜普天率土之人心彼之所藉以自保者而豈知即爲自戕之快刀彼之所欲以制人者而豈知即爲助人之利器吾於是不得不憐其愚蠢笨拙至於如是其極也

今者篡弒之事。雖暫中止。光緒紀元。雖未遽變。不知彼逆后賊臣果有所畏有所悟而不敢

行兇耶。抑有所待有所謀以爲他日之地步也。記不云乎。怨毒之於人甚矣。又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今者 皇上之命懸於逆賊之手。萬一有變。則我四萬萬同胞當思 皇上之及於難。皆因欲救我輩而來。雖流溢我東南十數省之血。以拚彼逆后賊臣之命。亦決不辭。吾知朱虛敬業。必不絕於天壤也。雖然。若 皇上遇變之後而始問罪。則雖三家磔蚩尤。千刀剮王莽。豈足以償普天寃憤於萬一。今及其有所待有所謀也。而萬衆一心。萬口一聲。萬軀一力。以戴我 聖主。護我慈母。彼逆后賊臣。或亦有所警省。而棄其狠毒之計畫。改其拙劣之手段。俾吾四萬萬人復見天日。而吾四萬萬人亦可有所恕諒以待彼輩。則寧非彼此之福歟。得百愚公。何山不移。得千精衛。何海不塡。嗚呼。是在我同胞矣。

作者越在檀島。電信不通。經一月始得見內地報章。始確悉此事。著論以誅伐之。論之出於世。當在事後四五十日矣。報名清議。而於此事久闕焉。誠不足以謝天下。然事變之起。未始有艾。今之此論。固未可以六日菖蒲十日黃菊目之也。 正月廿一日作者附記

## 復金山中華會館書 本館總撰述稿

本館總撰述梁君。自戊戌政變後。養晦東瀛一年有餘。去年秋冬之交。因美屬金山大埠

華人致電請其往美遂於十一月由日本首塗道經檀香山擬小住一月即便前往總署聞之驚惶失措遂移檄駐美使臣伍廷芳令其阻止登岸且謂梁某昔經該使臣奏調出洋且屬同鄉同縣若該使臣不竭力阻止則是有意招致該使臣不能辭其咎等語伍使商諸美外部未能得許伍寢食不安無所爲計乃會集中華會館紳董之守舊者請其致書梁君勸其勿往大意謂宵吏懸賞購刺無賴小民及貪利洋人既已預備藥彈七首以待切宜自愛勿投身險地云云梁君得書後即復一書詞嚴義心可以起懦今由檀山將其原稿寄到因錄之以當論說　本館跋

中華會館諸鄉台均鑒。奉讀　賜翰。具見殷勤相愛之盛心。銘感無已。弟自去年十一月。自日本首塗。本擬在檀島小住月餘。於上元前後。便到大埠。奈爲疫症所阻。至今濡滯。未能前來。方用歉仄。乃承手教。勗以自愛。勸其他行。弟捧誦之餘。亦未嘗不且感激而且躊躇也。獨念死生有命。非人力所能強爲。苟其死也。雖安坐廣厦之中。餌之以參苓。擁之以近侍。終無可逃。苟其不死也。則如從軍者。擲身於硝烟彈雨之間。航海者。賭命於鯨濤鼉浪之窟。其不死自若也。且無論遠者。即如弟之一身。當前年八月之變。雖有十頭顱。亦不足斫矣。然而至

今猶儼然生於人世間者。豈非未獲死所而造化小兒未許我以暇逸耶。人生只一死耳。從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死而復死者。死何足畏。弟如畏死。則何難媕阿闒冗婢膝奴顏。以求自身之安樂於名場宦海之間。自顧才力。度未必出現時官吏之下。而弟不願如此者。以良心自昧。而血性不能豁無耳。方今瓜分之禍。懸於眉睫。家鄉故土。已屬他人。舉國同胞。將成左衽。向小朝廷求生活。實覺無顏。且君辱臣死。古之常經也。今者　聖主被幽。操莽弄柄。篡弒之局。千古一轍。雖五尺童子。猶能知之。袞袞諸公。豈猶瞢焉。使李鴻章伍廷芳。洪夜捫心自問。豈不知所謂上諭者。非出　皇上之口。豈不知所謂大阿哥溥儁者。不過賊臣所借以爲傀儡。豈不知新黨盡戮。　皇上隨之而弒。豈不知　皇上既弒。中國隨之而亡。而彼顧靦然俛然。奉僞詔若神明。仇新黨如蛇蝎者。不過欲媚呂雉武曌曹操司馬懿。以保其目前之祿位而已。不知國且不保。位於何存。種將爲奴。祿更何有。即使劇秦美新。獻符命於新朝。朝晉暮唐。爲五代之元老。然而大廈一傾。冰山安在。覆巢之下。完卵難期。諸公之所以自爲計者。似巧而實拙。似智而實愚也。況內地人心。積憤已極。朱虛敬業。既藏器以待時。勝廣黃巢。亦揭竿而蠢動。彼輩猶復攫豪傑之公憤。行野蠻之劣謀。吾恐其不惟受天下之唾罵。而

首領亦將不自保也。雖然。彼輩旣立僞朝。自不得不奉逆命。不過苟求自免。諒非出於本懷。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旣非賢者。吾何責焉。至於弟則前年八月。已是九死之人。此後餘生皆賢主之所賜。自今以往。爲　君父而捐軀。爲國民而流血。固所願也。旣畏死則不任事。旣任事則不畏死。砲彈何物。炸葯何物。豈足以阻大丈夫前進不退之心耶。北京廣東。尙且敢往。而何有於金山。天心未去。　帝黨多才。內外諸豪。星羅碁布。其智能勇畧。過弟百倍者。不可勝數。若弟者。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拚此頭顱血肉。以激動天下豪傑之公憤。以爲中國文明之引綫。弟之榮幸。何以加焉。　諸君子拳拳見愛。代爲之謀。弟之感銘。有加無已。雖然。弟之初志。固不可渝。謹謝盛心。幸恕方命。頃者檀山疫症。尙未盡息。輪船附客。頗多窒礙。一俟平復。便當遄行。到大埠時。更當面謝。抑弟更有瀆陳者。今日中國危亡。迫於旦夕。吾粤錦繡奧壤。尤爲各國所垂涎。九龍廣州灣慘狀。凡有血氣。聞之傷心。古語不云乎。兎死狐悲。物傷其類。毋謂鄰宅失火。於已無關。須知前車旣傾。後軫宜戒。當一年以前。新安遂溪之人。豈知有今日之慘酷耶。使當彼時有告之者曰。汝之地將被割。汝之鄉將被炸。汝之身家將不保。汝之祖宗骸骨將被發掘。汝之妻子將被掠淫。其誰信之。將逐之以箒而唾其面矣。試

問我三邑四邑香山惠潮諸地。與九龍廣州灣。相距幾何。再進一步。則禍已臨頭。今者操莽在朝。內訌紛起。惟有力以殘善類。曾無法以拒外夷。除非敵之不來。但有求而必應。念及故鄉。誰敢保其三年無事哉。三年以後。出洋既爲外國。歸去亦是外國。出洋被凌被逐。歸去亦被凌被逐。茫茫大地。竟無吾民託足之區。凡我兄弟。寧能無父母桑梓之念耶。即不愛　皇。即不愛國，亦當愛身家。其忍聽呂武操莽爲我寫賣奴契也。弟言及此。知必有逐弟以箝而唾弟之面者。然弟誠不忍我兄弟隨新安遂溪諸縣人之後。徒坐待禍至始覺。而噬臍無及也。伏望　諸君子熟察利害。激厲良心。去逆就順。共保　聖皇。共救國難。共衛身家。實所厚望。匆匆布復。不盡所言。伏惟　義鑒不宣鄉小弟梁啓超再拜庚子元月十九日

首倡亦若不自得守勢者多，不得不來從命，不得有來自見，殆非出於本懷。

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既非賢者，吾何責焉。至於許州前年八月，已是九死之人，此後餘生，皆

一變主之所賜。自今以往，為君父而犧牲，固國民而盡責，固所願也。倘其死，則不行事，倘

任事則不但死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

# 飲冰室自由書

## 志士箴言

任公

一昨讀某報。有文一首。題曰志士箴言。吾讀之肅然正襟。汗流浹背。深自媿。抑不敢不自勵也。因亟寫一通。置諸座右。並以諗我同志。咸使自媿自勵。以冀不負作者棒喝之苦心焉。原稿自隱姓名。秋水蒹葭。徒使我想望不盡。惆悵何極。若作者不以某爲不可教而辱覬之。請惠一短簡。自述踪跡。許其納交。是又某之所顒望也。謹錄其文曰。

天下事至易莫如死一得其死則萬世有生氣矣天下事至難莫如死一言及死則盡人有餒心矣今試執四萬萬人以問之果有死而復死者乎無有也又試執四萬萬人以問之果有終至不死者乎無有也然則此呱呱墜地之時即有渺渺還空之日夢夢數十寒暑間爲聖賢爲豪傑爲庸愚爲汚賤爲大奸巨猾爲志士仁人無不同歸於盡但其所以盡而不盡與盡而即盡直至與恒河沙數同作野馬也塵埃也蛻此臭皮囊還諸大地而大地之中遂永不知有是人也此其中非有他故也人人有必死之日而人人偏有畏死之心終日微倖於有生不死而絕不思夫雖死猶生以故生則未可知而死則竟死乎心

而論留此數十年枉立天地有憾生成無稱孫子之身以朝斯夕斯饘斯粥斯直待老病死疾以至泯然澌滅並其形影姓名概歸諸無何有之鄉曠漠之野自顧與蜉蝣螻蛄爲伍則亦無事深論矣儼然以覺世救民開化進步之豪傑自命乃於生死之故尚不洞明一遇疾風板蕩而即局促如轅駒無聲如反舌低眉如菩薩衰頹如屈子即有百鍊之鋼竟化爲繞指之柔荊軻之氣亦變作舞陽之面彼其人者豈眞易其素志悔其初心而大失本來之面目哉毋亦曰畏死之情勝遂不惜屈心抑志遯時養晦以待天日重見風雲復會而留身命以有待耳嗟乎成則任掀天動地之美名敗則惟天昏地黑之坐視脫令大局終窮長此終古其將佯狂以沒世歟抑別立功名以自見歟姓名雖未樹黨人之碑罪名已入爰書之券發迹飛騰之有日終必與刀鋸褫革爲緣今之所謂志士仁人其終窮也必矣與其除著作等身垂空文以自見外別無可傳可法之名何若行吾初服再起而爲四百兆同胞力爭身家性命之大權不濟則以死繼之一死不足則羣起而引頸就之剖心明之但使令天下萬世咸知爲吾種吾敎起見而並非爲一身之富貴利達計則今日以身命爲犧牲之人必他年享犧牲而永不死之人也況各國文明之治無不從流

血而成有志者類能言之今以四萬萬人喪元者不過六人流血者不及十步乃欲翻數千年之舊根振二十一省之新象竊恐死者爲其易而易者自易生者爲其難而難者終難耳東南數省熱心時變者號稱數萬人若爲茅焦若爲豫讓若爲劉章若爲敬業若爲聶政若爲朱亥若爲鐵鉉若爲景淸若爲朱雲若爲陳東爭之抗之摧之撼之挾之聲罪而致討之」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前者伏誅後者執簡缺彼菜市之刀而再接再厲蹀躞街之首而亦步亦趨彼黨雖素稱極頑極固極狠極兇而其下手愈辣者人心愈不平人心愈不平則天下莫不欲飲刃於其腹此日本長野君所謂舍身命以作犧牲即忠之謂也勇之謂也今以忠君自命勇於變法之人而即未盡其忠未見其勇若此爲程嬰者旣難其人爲杵臼者豈易償其志也昔張巡被執謂南霽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不爲義屈每誦斯言未嘗不凜凜有生氣謂其得死所而絕無餒心矣今一摧敗而即蟄焉皆餒莫敢再興天下事寗有轉機乎嗟嗟生遇聖明不才見棄德行不登諸里巷姓名未達乎天聽引鏡窺形頭顱空負乃欲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固已自慚不類耳而復以不諒之意妄惋惜乎豪傑有志之流嗚呼不重滋之戚歟

朝從屠沽游夕拉鬬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鯁傳聞智勇人驚心自鞭影蹉跎復蹉跎黃金滿虛牝匣中龍光劍一鳴四壁靜夜夜輒一鳴負汝汝難忍出門何茫茫天心羼其遲旣窺豫讓橋復瞰軹深井長跪奠一巵風雲撲人冷此龔自珍氏之詩也。吾錄志士箴言已。感慨終夕。更錄此以寫我心。

## 天下無無價之物

西諺曰。『天謂衆生曰一切物皆以畀汝但汝須出其價錢』可謂至言。任公乃自呵曰。革新者天下之偉業也汝欲就此偉業而可以無價得之乎。羅一斗之粟尙須若干之價值捕一尾之魚尙須若干之苦勞汝視邦家革新之大事其所値曾一斗粟一尾魚之不若乎。嘻、

## 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

吾之愛友韓孔菴有詩曰。慶忌焚七族要離沈妻子人生苟虛生不如其死矣舉目覽八荒誰爲眞男子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吾每誦其言。乃復自呵曰。汝儼然爲此四百兆神明種族之一人汝之責任何在乎今日之世界何鐵血

世界也而可以筆舌了汝責任乎汝以筆舌涙竊虛名汝有何功德於世界而靦然被人呼汝爲先覺乎虛名日高一日則責任日重一日而汝曾不自知乎筆乎舌乎其遂斷送汝一生乎嘻、

嗚呼、蹉跎髀肉驚中歲之催人如此頭顱求天涯之善價志士乎。志士乎。胡不自箴。

### 列國東洋艦隊

二十世紀之大戰場。在於中國。雖五尺童子能知之。而徵其實例最易見者。莫如東洋艦隊之比較。試舉中日戰事前後增加之率一證之。

中日戰事前各國東洋艦隊

| | | | |
|---|---|---|---|
| 英國 | 四〇、〇〇〇噸 | 美國 | 一〇、〇〇〇噸 |
| 俄國 | 二〇、〇〇〇噸 | 德國 | 四、〇〇〇噸 |
| 西班牙 | 一三、〇〇〇噸 | 意大利 | 四、〇〇〇噸 |
| 法國 | 一二、〇〇〇噸 | | |

合計約一〇〇、〇〇〇餘噸

中日戰事後各國東洋艦隊表（一八九九年六月所查）

| | | | |
|---|---|---|---|
| 英國 | 一〇七、〇〇〇噸 | 德國 | 三四、〇〇〇噸 |
| 俄國 | 八一、〇〇〇噸 | 意大利 | 二〇、〇〇〇噸 |
| 法國 | 三二、〇〇〇噸 | 美國 | 四三、〇〇〇噸 |

合計三二〇、〇〇〇噸

由是觀之。中日一戰之後。數年之間。列國東洋艦隊。忽增加兩倍有餘。而日本海軍力。前者僅六萬三千噸。今者合已有之艦及造而將成之艦統計之。將得二十六萬七千噸。此六十萬噸之艦隊。縻千萬人之膏血。絞列強政家各家之腦漿者。何爲乎。皆爲我中國耳。其相衝突以至決裂乎。抑藉均勢以得平和乎。皆屬於他日之問題。而決裂有決裂之瓜分。平和有平和之瓜分。其非福於我中國則一也。而彼昏昏者。猶鼾焉齁焉。僥倖其三五年之無事。不亦夢乎。

## 世界最小之民主國

國於世界之兩半球者。其數何限。雖然。有龐然擁數千萬里之地。數千百兆之人。而不能謂

之爲國者亦有眇然地不滿十里人不滿百數而不能不謂之爲國者何也國也者對於內而有完備之行政機關對於外而有無缺之獨立主權者也苟二者不備國雖大猶謂之無國苟二者具備國雖小猶謂之有國今列舉世界最小之主國數四以供覘國者之考鑑焉。不徒爲茶餘酒後之談資而已。

一達爾拉拉國。　在撒爾尼亞（即意大利之母國）之西北。長五英里。廣不及半英里。亭然一島國也。居民合計不及六十人。每六年公舉大統領一名。議官六名。皆不受俸銀。報效國事。選舉之際。舉國男女皆有投票之權。自千八百八十六年成爲獨主國以來。國內靜謐。從無選舉紛爭之事。西人稱爲東歐之一大樂土云。此國之歷史。自千八百三十六年撒爾尼亞王封其親族某氏爲島主。未及五十年。島民厭君主政體。經數次之戰爭。至千八百八十六年。遂制定憲法。爲一箇之民主國。爾來著著改進國政。意大利首認之。列國相繼認之。遂成爲完全無缺之獨立國。此國民之生業。以漁業爲重。農業次之。其生計極豐裕。無外敵之虞。雖無海陸之軍備。一朝有事。六十民之國民皆爲兵云。

二俄斯德國。　在法國之南。皮歷尼山之巔。面積僅方一英里半。人口僅百四十。以幅員論。

爲世界最小之國也。然其行民主政體。實在美國之前。當一千六百四十八年。既經法國及西班牙之承認。儼然爲歐洲中一個獨立國。其大統領自元老官中推選。元老官凡十二名。皆國內之老農也。每十二年改選一次。大統領兼收稅吏行政官裁判官之職。若其所裁決之事。不愜民望。則人民下山而請西班牙之僧正處決之云。

三加郎撒布國。　在美國北方。卡羅利拿之西部。國內分爲二洲。雖除英國之外。未有他國認其獨立。然其行政自由自主。不受他國轄治。其位置在於谷地。面積八十英方里。土地最爲肥沃。大統領四年一任。每年受五百元之薪俸。議員半之。其政府有國務大臣三名。每人民百口舉議員一名云。

四桑瑪里國。　在意大利中部。而世界民主國中最有名者也。面積有三十三英方里。人口八千五百。其京都在距海面二千英尺之高地。京都人口約一千二百。風景絕佳。世界列國。罕見其比。其法律由立法院議員所制定。議員凡六十名。皆終身任期。又自此議員中選十二人爲議官。裁決各種之問題。此議官中又二人爲國務卿。代表國家。統率內務外務大藏等諸大臣。兵額有九百五十名。財政年年皆有豫算表。此國與意大利有條約。凡自意國入口貨物收關稅。自本國出口而往意國之貨物則免之。

## 第十九紀外交一覽

日本有賀長雄

今當立夫二十世紀之新世界。而回觀百年以往之各國外交。其中變遷之次第。波瀾之起伏。執彼既往。以推將來。爲益良多。雖然、非易易也。試舉其大綱。以供天下之一覽焉。

追憶一百年前之歐洲。法國拿破侖以自由民權之精神。統攬內外。集國中之學士。編纂民法。而已亦逐條討論之。以深遠明爽之智力。身率國人。傾注武功。對於外則以革命自由之大義。布告天下。務使專制獨斷之君主。絕跡於世界。法國之權勢。瀰漫于歐洲中原。即彼自千八百四年即帝位。至一千八百十二年。而歐洲大陸。悉伏其腕下矣。當是時也。不任其指揮者。僅英、俄、瑞典、普魯士、葡萄牙、與西班牙之一部分耳。然經拿破侖一番破壞之後。各國君主。思恢復其權力。于是約已國之人民。而保護其權利自由。立憲法。設議會。乃諭人民曰。倚外國人之力。不如奉祖父相承之政府也。各國人民遂允許之。當拿破崙之破莫斯科也。奧大利普魯士二國。已先脫

法國之同盟。合英俄之軍以擊之。遂以千八百一十四年三月失其位。於是四國聯合。其宗旨以恢復拿破侖所蹂躪之諸國。而使其存立也。各國之君主。大會於維也訥。雖拿破侖自葉爾巴逃歸。一時解散。翌年復相會議。而以六月決議焉。

維也納公會之斷議。爲歐洲政治之關係。使復拿破侖戰爭以前之狀態也。即依民間自然之結合。依君權相承之歷史。而成一國家形勢之主義也。即正統之主義。及以國家爲發育民生之機關是也。即專制主義是也。第十九世紀之初三十年。爲恢復舊式主義之奏功時代。次二十年間。先破專制主義。爲前半期之大勢。一千八百五年以後。漸破正統主義。此必然之結局。至於見殖民主義之外交。則後半期之大勢也。

## 第一壓抑革命之時代

以維也納之大會。定歐洲之關係。雖似無關係一國內部之政體。其實不然。是正與革命相冰炭之條約也。何則自此決議以後。各國所領之疆土復其舊。挽回中古專制之政體。協各國君主力。誓永保此形勢。無使紛更。協各政府之勢。以壓退革命氣運。覽當時紀錄。察其實情。曩者拿破侖以破竹之勢。倡革命之大義。列國君主。辟易不暇。

于是繫民心而保護其自由權利。許開國會。固非出其本心。俟拿破侖一旦敗亡。大小君主。議會一堂。籌善後之計。乃復大振威暴。互相援手。欲永保專制之甘夢矣。當時四國聯合中之最有力者。係德意志聯合之盟主奧大利也。其宰相麥德爾。有名之專制家也。彼自會議於維也納後。直以奧俄普三國結兄弟之盟。約相援助。是實對革命者作連衡之勢也。獨英國自法國革命以前。爲保其人民之權利。開設國會之故。因不與盟焉。

又懼法蘭西革命復起。以三國戰勝之威力。屯軍於法境。以備不虞。迎立虎爾朋黨之王路易十八世。又於同盟四國之間。結一密約。防革命之再發。聯合四國。以干涉法國之內政。而拿破侖之子孫。爲歐洲平和會之公敵。公定條律。以絕其復起。對英國之革命。雖無異議。而以拿破侖爲有國家者之公敵之故。亦不得不贊成斯聯盟焉。

又麥德爾當一千八百一十九年。挾德意志同盟會議議長之資。聚各邦宰相于卡魯斯巴多。曰、如不允人民發布憲法及開設國會之約。其勢必不可制。遂至依議而行。雖然、其憲法也。國家之權力。隱集於君主一身。他人無得而分握之云。

一千八百二十年迄一千八百二十三年。西班牙、葡萄牙、普魯士、及沙爾其、當革命之際。容同盟四國干涉。而英國默許之焉。如此、自一千八百一十五年。迄一千八百三十年。恢復中古之專制政體之時代也。

第二立憲政體之時代

一千八百三十年。形勢一變。路易十八世之政府。漸與議會相軋轢。及一千八百二十四年。普魯士牴牾益甚。遂于千八百三十年七月。發勅令以限制刻書之自由。壓抑議會之權力。而萬民以其係違憲法之勅令。相與反抗。時巴黎城中同志結黨者。至萬餘人。決意傾倒專制之王黨。戰鬥三日。始奏革命之功。雖然、前政府既被傾仆。而無建新政府之定見。直宣言爲共和政府。如此之形。國基豈鞏固哉。不獨舊黨尚雄峙于內。而亦有受外人干涉之虞。故政治家之有力者樂知特、借爾、義滞、等。迎立主張民主主義之路易虎里普焉。

路易虎里普依萬民之意而即王位。此共和國立君之始也。斯時列國兵力不足。不能干涉而復舊王之位。其用武之想者獨俄人耳。見他邦無應之者而止。初列國尚不公

認路易虎里普之政府。迨英國始認之。列國繼之。於是維也納之會議。失去一重大之事件矣。

雖路易虎里普政府之立也。非以祖父相傳之權力而踐王位。乃出於人民之意向。列國君主。恆卑貶之。於交際間。常露不悅之色。如俄之尼各拿士帝。不以平等之儀待之。顯呈其跡於國書。法國人民覩此情狀。大爲之憤激、因是及維也納之會議。而以國約附入之。並令政府干役外國之大事。而歐洲之幻態。因維也納之會議。遂至一日一紛更矣。時比利時有獨立之舉。正法人伸爪試牙之機會。比利時原與法蘭西同國民。自維也納之會議。隸於荷蘭王之權下。以故心頗不平。荷蘭政府復屯軍隊以鎮壓之。比利時人遂乘法國七月革命之機而起。抗荷軍而逐諸境外。和人請聯盟四國干涉。于是普魯士及俄羅斯發兵援荷蘭。法國政府決意援比利時人。普軍自東入。法軍自西入。揚言接戰。斯時俄人以保羅人之叛亂。不暇用兵於外。遂聽英國之剖斷。開會議於倫敦。決認比利時之獨立（一千八百三十年十二月）於是維也納之會議。又失去一大事件矣。

路易虎里普之帝位。雖自民間立之。尚未爲純然之民主政府。其故以權利未極平均。納

稅二百佛郎以上者。斯得握選舉權。納五百佛郎以上者。斯得有被選舉之資格。路易虎里普自一千八百三十年。迄千八百四十年間。更易宰相至十人。此後爲八年之宰相者。尼座是也。尼座攝政之後。鬻賣議員之策盛行。以種種之利益相引誘。議院中之反抗政府者。雖共和黨。亦無廢君主之心。此外思更正選舉條例。主張民主政體者。全院中唯魯託爾露蘭一人而已。然院外之不滿於宰相之行者。漸次增多。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以後。改革選舉條例之議蜂起。政府禁止之令雖綦嚴。而物議愈沸騰。遂有集衆迫王宮。罷君主與宰相之舉動。法王讓位於幼孫巴黎伯而逃。於是共和黨員議員相集於巴黎府廳。召衆民會議。純然變爲民主政體之憲法。而大統領亦由人民之選立焉。

法國此度之革命。震動歐羅巴全洲。各國人民。當拿破侖之時。已嘗自由民權之甘味。其後受已國君主之縛束。久欲作反抗之舉。不能達其志。今覩法國人民。兩次傾覆其政府。終獲自由民權之樂。踵而傚之之思想。不可遏抑。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民權自由之風雲。汎濫於遍地。獨俄之尼果拿士帝。以果斷雄武之資。鎭服保羅人。英國則早已允民間之自由。俾以平均之權利。其他除僻處邊隅之諸小國外。無不因此騷動者。其騷

動之溫和激烈。則視其平日壓力之大小也。比利時荷蘭丁抹三國。則結成更正選擧法之同盟矣。奧大利本部普魯士及其他德意志諸邦。則人民迫朝廷別定憲法。幾成決裂之勢矣。匈牙利意大利北部及丁抹所屬之修勒士烏古火耳士打。竟成獨立之戰爭矣。

此一度也。未制定憲法之國。新制定之。既制定憲法之國。復更改之。擴張國會之權力。及人民之自由。各國之視革命。殆如必由之大道。鐵鑄之模範。於是維也納之會議。君主連衡。維持專制主義之大旨。全成爲泡影幻夢矣。此十九世紀前半期之形勢也。

## 中國問題　論中里數皆英里　英　人

本題之所包涵。廣濶無涯。故縷述事情。無復餘藴。余於此題。草成數千言。以資有志者之考究。而題面既廣。紙面又狹。不免有文字單簡。紆迴曲折之譏。然亦所不辭也。蓋余之宗旨。在討論極東問題。而指陳其得失利害。揭出我英國之失策。非咎既往。乃以之戒將來。願我國人知東方問題狀態。而早爲善後之策焉。

千八百八十六年。即光緒十二年也。余有論曰。中法戰爭。萬國形勢。因之而轉移。而此轉移。中法二國。未嘗注意也。然商業及殖民上之發達。相與並臻隆盛。促其發達之機者。法人爲首。而俄人助之也。形勢之轉移者何。政畧日趨新奇。且張大東洋問題。競爭太平洋之主權是也。太平洋主權。關列國之利害消長。故掌握此主權之國。必益强盛。失此主權之國。必日趨於危弱。此至大之關鍵。將來不可不勇進奮鬥。英國之安危。實决於此。我國家之政治家。如以因循姑息之計畫處之。有辱全國良多。雖威名赫赫之英國。必至於墮落矣。是固不僅關本國及各殖民地英人。亦關於散處天下之英人。此問題之重大如此。豈可玩忽哉。余吐露此說。雖已經過十餘載。自今思之。尤字字不虛也。

英國實爲亞細亞之一國。而我英人鮮有知之者。可爲太息也。英之於亞細亞。其領地及屬國。面積二百五十萬方里有奇。人口二億七千萬。言語有二十餘種。本國人在亞洲隷軍籍者七萬五千人。土人之隷軍籍者十五萬人。海軍之權力。冠於各國。唯日本可與匹敵。鐵道二萬一千里。陸地電線四萬七千里。海底電線二萬餘里。國債及官修

鐵道之全額。二億五千萬餘磅。領地與外國貿易之額。每歲一億六千萬磅。其二分之一。行於英本國之間。又亞洲諸國與歐洲間貿易之金額。每歲六千萬磅。其五分之四。握於英人之手。地球各大埠。攬商務之主權者。亦多係英人。亞洲東部。及我澳洲殖民地間之貿易。今尚未大加擴充。將來必次第進步。以臻於盛大。今支那之外國貿易全額。英國居其七。即占三千二百萬磅以上。英國本土。與海峽殖民地、及暹羅、中國、朝鮮、非律賓、日本間。輸出輸入之總額。每歲過一億三千萬磅。盖極東貿易。實超過印度之貿易額。每年必在二千萬磅以上。英國於全世界之貿易。占其六分之一。誠可謂鉅大也。然今尚未推廣至於其極。將來日益發達。其額增至數十億。亦未可知。故吾人所以常留心籌畫。夢寐不忘耳。

俄國在亞洲之領地及屬國。面積七百萬方里。殆三倍於我國領地。雖然、其人口僅千八百萬餘。不及英國領地人口五分之一。且其地財源。較英亦劣。此俄國侵畧主義。所以向印度中國作猛進之勢也。今俄人以裏海沿岸爲根據地。擲多少人命。費多少財貨。經由中亞細亞。向印度而布設鐵道。開交通之利。又於西比利亞及黑龍江等

處。速布成鐵道。以完全歐洲與太平洋之交通。俄國地位。逐日鞏固。其雄圖大畧。獲施於中國印度之國境。占有東西海口。以爲用武之根據地。西比利亞鐵道之支線。竣工之期。亦將不遠。俄國之進步。誠足震驚宇內。至於與亞細亞東部。交通商業。則微之又微者也。

俄國日夜講求經營東洋之策。勇力起行實事。其勢日長。今自北極嚴寒之地。次第向太平洋。壓土耳其。迫印度。入中國。侵波斯。西自浦史發那史海峽。東迄黃海。七千六百里之廣。駸駸南進。如中亞細亞。及西比利亞。不過人烟稀薄不毛之荒野。雖不足詳說其進步。然既已迫印度中國國境。不可不常措諸心目中也。俄人之最大宗旨。不在西比利亞及中亞細亞。而在中國印度二膏腴之地耳。即使勢不能無障阻之處。然其宗旨既定。雖歷數百年。亦確乎不可拔也。

據俄國所揚言曰。我向東洋之進取。唯順自然之勢而已。故進取之勢。惟我國獨優。不能抑遏之也。雖然俄國之人口。非過衆多。無開拓疆土之理。其執爲口實者。則以上數言已耳。其宗旨則在併吞印度中國二富國。以開一大工商業塲。其大欲則在擇艮

好港灣。以爲軍戎之根據地也。

法之領地。於中國交趾。二萬三千方里。人口百七十萬。於柬埔寨四萬方里。人口百萬。於安南東京。二十五萬方里。人口千萬。總計約千三百萬人口。貿易額僅七百萬餘磅。而其大分在英人之手。要之法國商業雖不振。猶有衆多人民可恃。其精神所注。在政畧不在商畧。商業不過其虛名而已。然法國政畧。搖動非常。舉措不一。人口不增加。財政頗形困難。法國之殖民地。其可爲白人住所者。亦戛然不可得。而法國武功。除亞爾熱利牙以外。皆歸失敗焉。或曰、法必不能設殖民地。余雖不深信之。然法之殖民與商民。決不敢立足極東。無容疑矣。蓋法國不如他國過滿之人口。及無種種藉口之詞。且更無設殖民地之意念也。雖然、法如有志於東洋之爭競。足與各國並驅爭先。然其於東京。僅三稜州爲豐饒之地。餘則深山大澤。無人之僻地而已。故法國財政。每歲欠款頗鉅也。我英國擴張殖民地。以商業始。或以戰爭終。法則不然。以戰爭始。遂終無所得而止。俄人則以詭計始。目的既不能使之達。則用其兵力。至於用兵力之時。必痛擊之而後已。雖然法國之於中國及印度。所懷蓄之深謀。世人之所

熟知。即法國亦不秘之。俄人之籌畫。亦世人所能共曉。所未知悉者。歐洲之猜忌。及對敵之形勢。自土耳其及地中海東岸。擴張權力而迄于中國海。又俄法迫英領之印度國境。及英國來之東洋問題是也。十二年前。余豫言俄法同盟。次第逼近。今其勢力。果臻强盛鞏固。印度之東北方。殆如累卵之危。誠可懼也。未完

## 中國近事

### 續誌立嗣事及京內外近日情形與外人議論

字林西報載北京某新黨投函。詳述客臘立嗣時宮中情事。頗爲詳細的確。因其事係由某內監傳出。某內監所目覩也。據云、去年十二月二十二之前數日。北京謠言紛起。有謂 皇上已被密廢者。有謂 皇上已被酖毒者。漸次流播宮中。爲西后所聞。西后祇一微笑。如不在意者。然在旁之人。睪猜不久必有變事。惟其命意所在。則李蓮英慶親王早已知之而與謀之。蓋二人日常侍西后側。專迎合西后意旨。雖至今非常大事。未遽見諸施行。然究未嘗稍息也。至二十四日忽下立嗣之上諭。人皆知此諭非出自 皇上本意。必係被逼簽字者。當降諭之前數點鐘。西后自援筆僞爲 皇上自讓位之諭。親自授之 皇上。逼使蓋印。斯時 皇上甚爲徬徨。太后以目視之。皇上亦知無可指望。失聲一歎。振筆而書。書畢。西后接去。笑容可掬。佯爲種種慈母愛子情狀。左右相顧。皆駭愕失措。噫、非常之舉。從此遂成矣。乃 皇上于簽字後。即已面無人色。頃刻之間。口中忽吐出鮮血。致袍服及地上皆染有紅色。西后即命近侍離

開。親自攙扶慰問。又親自攙扶　皇上登輿。當即舁往瀛台。西后亦即陪往。安置皇上而出。將橋梁仍又抽去。當赴瀛台時。　皇上一路嘆息之聲。不絕于耳。嗚呼慘矣。即護送前往之人。見之亦心殊不忍。均爲垂淚。私窺西后。見其心如鉄石。面目之上。全無仁愛之色。何其忍哉。既而即預備嗣皇登位。已定于元旦日舉行。不料是月廿七日總署忽接到經蓮珊奏請　皇上力疾親政以安天下民心之電。當即譯呈西后。西后覽奏之下。怒不可遏。該電稿係由禮親王帶呈者。即厲聲問禮親王曰。誰人敢發如此之電。禮親王答以係經元善爲首。及一千餘人。西后遂謂既如此。當將此等妄言諫阻之逆賊。從重懲辦。而禮親王旋即退出。惟觀西后之意。若僅此一電之爭。則非常之舉。亦必與其黨人徑行所欲。祇以連日阻撓廢立之電。不下百數十起。致有一日十餘次者。西后乃大懼。知民心歸向　皇上。恐即致亂。故將前議暫行停止。然終必發作也。除西后及其黨人外。均稱美經之忠義。如天之高。惟西后一黨。則均將經參劾。謂經爲亂魁。故西后決欲得經而甘心也。至于慶王素爲西后所信任。無論晝夜。皆可以入見。近又聞西后諭慶王云。經元善一黨之人。務須設法將其除去。庶幾天下可以

安然無事也。自是以後。 皇上已四次被促自裁。其最後一次。則飲食亦不准進奉云。」

近日以來。內外報紙盛傳 皇上被毒吐血。病勢甚爲危急。某日西后忽特傳太醫院各醫官進內。與 皇上診視。又密電天津北洋醫學堂醫生數名進京。噫此非 皇上之自病。乃逆后賊臣使之病也。蓋逆后賊臣不致之死地則不已也。

前月二十日各國公使入覲時。竟如兒戲。因 皇上接見各使之事。並無預備。殿上亦與平時無異。直待各使登極後。始行略爲收拾。 皇上所穿服飾。亦甚平常。至于往年覲見。例在文華殿。今年則以 聖躬有病爲辭。改于金華殿。以節警蹕出入之勞。據各西員出而語人。謂 皇上氣色甚黯。神情蕭索。各使恭致祝詞。 皇上答祝。均由慶王代宣。所言不過兩國交情輯睦。當享太平等語。實屬具文而已。

聞西后現命將熱河行宮。安爲修理。託辭因 皇上有病。思欲遷地爲良。以便略得清氣。按是宮自英法各軍到京。 文宗曾經駕幸。及和議成後。即行還蹕。迄今久已無人居住。以致坍塌不堪。前祗有英人馬格禮君到過。此外洋人則亦無有到者。祗一年前膠州事起。有一德教習及美國游歷人員。曾請于總署前往該處。今欲安置 皇上

于此地者。豈非欲行非常之舉哉。

北京軍機處于某日接到兩江兩廣及湖廣閩浙各省督撫等專電。內開該督撫現查得維新黨人確實消息。彼等設立私會。其勢甚盛。并有外國華人扶助。類皆仇視滿人。諸事現均預備一切。一俟 皇上被廢。或一旦有意外之事。彼等必因而起事。兩江總督鹿傳霖并稱得有格外可恐信息。謂該督部下所轄十四萬餘之湘軍。現均蠢蠢欲動。大有不靖之勢。今倘安然不即擾亂者。以有前督劉坤一勢力爲之遏制。緣劉亦係湘人。爲彼等所素服。是以最妙莫如仍着劉坤一復任兩江。即不然。亦須別派一湖南人來督理兩江云云。軍機處接此數電後。即由某大臣立即奏呈西后。互相密議。未幾西后召榮祿問其所統之武衛軍向背如何。是否可恃。榮祿答謂若以廢立之故而起叛。或有滿漢之間。起有戰爭。則全軍中漢人居十之九。我與前後左右四統領。皆不能保各軍無生叛心也。時適慶王端王皆在旁。乃冷笑曰。吾等神機營及八旂兵中之滿人甚多。不但足以掃蕩漢人。無論何國敵軍。勝之亦自易易耳。

西后現降密諭。着各省督撫捕拿各地之維新黨人。內有有名望者數人。即翁師傅沈

飈前湖南巡撫陳寶箴御史宋某翰林張某等。沈飈前已被拘。翁師傅住宅。現亦派人嚴行看守。以防脫逃。觀其情形。未必其敢將翁師傅正法。以犯衆怒。惟其必逼使之自盡。而後乃能絕　皇上之羽翼也。至兩江總督鹿傳霖者。効忠于西后者也」接諭後。即密電上海道促其將彼黨設法拿獲。又密派委員八九人至滬。探查維新黨中人之寄居租界者。共有幾何人。聞所欲拿者多皆係前經蓮珊電爭廢立有名諸人云。

經蓮珊被拘。已誌前報。玆悉主謀者係無賴賭徒現爲李鴻章幕下之劉學詢。今據字林西報接澳友來函詳述其事曰。李鴻章之密諜學詢者。于三載前。因辦闈姓票舞弊。被前任粤督譚鍾麟參革。欲拿正法者即此人也。今于西二月二十四號。由其恩主李鴻章備文着到澳督處。請將經君拿往解回原籍。以便清理其在上海吞用電局公欵等情。而葡國官吏。于前月二十五號將經拿獲。于二十八號會審于兵房。時劉藉口以經實吞沒公欵。蓋期得料明証据。而坐其罪也。是日訊畢後。乃由葡官飭人爲經預備四人轎一乘。送回禁中。而經于此時由其監處至會審堂。一切均依官禮。未幾經回獄後。由葡國大吏再三以好言安慰。云必當隨時優待。且不久即可出獄云云。蓋葡官

之所以然者。實由香港及上海各西報主持公論。並由天足會立德爾夫人致書于葡官。爲經表白。乞其厚待。故葡官亦不令經爲難。又有在澳既富且貴維新之衆士。亦聯名遞稟葡官。表白經君得罪之緣由。請其勿被中國政府將經刑戮。力爲保全。又有一在澳門之英國名士某君。亦相助經君思一妙計。即爲之提醒葡官。謂經君現因吞沒電款被控。該電局係在上海英租界。應得准英律師同審。爲經出場相助。幸而葡官亦准某君所請。使經而不在葡官之手。早爲劉學詢所迫害矣。蓋劉學詢曾設有妙計。以當經拿獲之時。劉學詢之意。寔欲即行得經。毋庸葡官會審。且以爲經之現在葡獄。係屬循法。例即解回。由政府自行辦理也。後以葡官已允由英律師保護。經君之友人立即發電香港。因此妙計已得成。遂至二十八號上午。又將經審訊。有英國著名律師三人。亦在案聽審。第一次會審。祇問經之官銜等而已。至于政府之公欵是否吞沒。未曾提問。後由英律師定奪展緩一禮拜再行會審云。然經此次以有英人出而保護。未必即解回中國。諒不日即可以釋放矣。

字林西報論此次捉拿新黨之事云。西后現又發怒。重提舊案。而欲流血新黨。自一千

八百九十八年政變時。西后垂簾。六士受誅。時由榮祿奏懇免究黨人。西后允之。曾降諭旨。略謂朝廷政存寬大。現所有新黨人。除將爲首之人誅戮外。其餘一概不予株連云云。此言實不足恃。今因又欲行廢立大事。各處遂有聯名諫阻之事。當電奏入告時。西后赫然震怒。既而翻然覺悟。即將慶端二親王主謀之事。暫行停止。端王係溥儁之生父。而剛毅懷塔布及太監李連英乃係寵臣嬖閹。彼等以爲外間阻止立嗣者。已爲死沒。而伊等可尋他事一洩其怒。行其所欲行。至于榮祿自其數月前將李連英毆擊以來。西后大爲不悅。所以榮祿之威權。較前已遜。即使彼能以忠于君之事。對待其姑母。強欲使自斃其國之政治。竭力挽阻。而與榮爲仇之慶王視之。必謂此係榮祿之謀。是亦無所用者。前見清政府有拿捉維新黨之清冊。計有二十人。擬于西三月內全行掃除净盡。至于其餘之維新黨。猶准保其餘生。但據滬上官場傳說。于拿究新黨之清冊內。實有三百餘名。惟不知彼等犯此事者爲何省之人民。而吾等在北京思想歐西列國。其無偏者首推英美兩國。而據現在視之。其于清國大事。一無舉動。甚爲可羞可恥。以英美兩國之在中國。行其敎化。舒其文明。本甚爲勇往。且其兩國之

于中國。實顯然有榮。因　皇上及其族中之年輕親王。下至草野。咸被其感化。今朝廷旣政事日非。該兩國正宜出爲設法。不當束手坐視。乃于此次西后之作爲。明明與維新爲難者。伊等反不爲阻撓。且又並無一言。是誠令人難解也。

暹商電爭廢立事稿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鈞鑒聞　皇上被廢人心大憤請切勿舉行以亂天下暹羅華商各幇代表人陳斗南邱喜吳添發叩稟

星架波電爭廢立稿

總理衙門王大臣鈞鑒　皇上聖明國民共戴傳聞欲行廢弒大衆駭怒同心欲起師勤王而誅逆賊乞請太后速行歸政以釋羣疑伏乞代奏皇太后聖鑒

海防華商第二次電奏稿

總理衙門王大臣鈞鑒越南海防各埠華商粤東陳宗器趙振邦李炳達福達鄰國禎等奏爲　皇上聖明國民愛戴近閱法報謂權臣用事　皇上無罪見廢大衆公憤立意起兵勤王不久有大變事等語商等在外無任驚惶苦求太后速行歸政以弭民變而保宗社伏乞代奏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呈

## 俄人逞志於朝鮮

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朝鮮政府有日本政府借貸欵項之事。日本政府頗有以接濟之。乃近來俄國願貸以千二百萬弗。（約二千四百萬圓）思從中得干涉之權也。而朝鮮政府竟爲所愚。直受五百萬弗。其餘七百萬弗者。亦隨時取用之。嗚呼。朝鮮不過一彈丸之小國。歲出不過三百萬弗。今得俄之所貸。雖屬甘之如飴。至彼時刮盡八道之膏血。不足以償。俄人則藉此以爲要挾之地位。箕子遺封。亦因此而解體。遂已懊悔無及。是所可懼者也。

目下又聞俄國派兵巡視滿洲朝鮮境。已有三十餘人入義州探險。虎狼之心更甚矣。當道者想必有以察之。

## 英國要求于朝鮮

英國公使要求朝鮮之殷山金鑛。目下有船艦數艘。集于仁川。日以强暴勢力恐嚇之。且使人携帶兵器。往殷山查看鑛地情形。于是朝鮮政府。遂電達英國政府。須其將公

使招之回國。再出以平和辦理。不知其後英國又將有如何之舉動。

說者曰。今日者乃恃强凌弱之世界。强者愈强。于是弱者愈弱矣。朝鮮誠宜引膠州灣威海衛旅順口以爲前戒也。雖然。俄國亦派兵艦示威于馬山沿海。有機可乘。事變遂出。其將何所措手耶

### 中央亞細亞之危急

英國政府于中央亞細亞危亟之情形。頗覺惶恐。思設法保護。近日俄國已集兵七萬五千人。出阿富汗之境上。遂已措手不及云。

### 俄日衝突之風聞

俄國新聞虛傳俄日開戰之風說曰。日本已有戰艦數號。巡洋艦三艘。向馬山浦出發。兩國衝突。必當不遠。何其聳動世界之聽聞耶。

### 英法軍備

英國以前陸軍之數。除十萬之常備兵外。有補助兵、民兵、義勇兵、徵募兵、等。三十三萬八千餘人。而目下更擬增加野砲兵三十六大隊。騎砲兵七大隊。騎兵九大隊。步

兵十二大隊。與前合計之。當有六十萬餘人矣。

法國現亦于軍備頗注意。議會提出一條。言擴張軍備之欵項。須三億餘萬圓。而三億餘萬圓者。則加製船艦。整頓海口。防禦海岸之一切費用。皆在其中云。

英意聯合

曩日駐法之英國公使。去巴黎而赴意大利。當時以爲與法國政府有不相得之心。借言他往。人皆疑之。然而幷非因此。其往意國。乃迫政府派兵往紅海之沿岸。幷求其極力助英。以防法之復讎也。

英國之鐵路

自緬甸入四川出楊子江之鐵路。英國資本家早已有所籌畫。令公使館書記官查悉布設之情形。聞近日已抵四川矣。

西比利亞鐵路

俄國于東亞之陰謀。無所不至。而其所以能雄視東亞者。自此西比利亞鐵路始矣。何也。貝加爾之所修設。已將告成。西可以直達俄京。東可以自黑龍江岸之司脫列睢因

士。直達浦鹽。而其中雖有尙未貫通之處。亦可以黑龍江滊船爲其轉運之樞紐。便利之甚。無以復加。雄視之基。即在於此也。今將其自俄京至浦鹽之里程畧記之。

| | |
|---|---|
| 從彼得堡至莫斯科 | 六百一十俄里 |
| 從莫斯科至節里亞賓司苦 | 二千零五十九俄里 |
| 從節里亞賓司苦至貝加爾 | 三千一百〇二俄里 |
| 從貝加爾至梅蘇司克 | 四十俄里 |
| 從梅蘇司克至司脫列雎因士 | 一千〇三十一俄里 |
| 從司脫列雎因士至哈巴魯司亞 | 二千俄里 |
| 從哈巴魯司亞至浦鹽 | 七百十六俄里 |
| 合計 | 九千五百五十八俄里 |

至於以日數論。則不過二十四日或二十六日即得達。（其中未通之處滊船稍費時日）較之以前自恰克圖至浦鹽尙須月餘者。相去甚遠矣。且不僅是。此鐵路者。由極東太平洋之岸。達于歐洲波羅的海之濱。使東西兩洋交通之機關。可以大有進步。猶爲受

益不淺也。俄人之經營。亦可懼哉。

## 意國近狀

有游歐洲者。言近日之意大利。風景蕭條。頗有衰亡氣象。而羅馬府之五十萬人口。皆游手徒食者多。尤爲見之酸鼻。故國內一切事業。依外資（如外國銀行）而成者甚夥云。

## 波斯危機

俄國前于波斯政府。以巨欵借貸之。遂得波斯國內修設鐵路之權。聞其以後又立密約。再行借貸。而以波斯灣之巴達亞巴士諸地。即歸俄國管轄焉。

又聞俄國以欵項貸于波斯政府。法國亦從中助之。而其所圖。則實合兩國之權力也。愚哉波斯。危如累卵矣。

## 法圖埃及

前年英法兩國。于埃及之蘇丹。擴充利益。執不相讓。然結局之後。法國頗受屈于英國。怨恨殊深。當此南阿戰爭未了之際。便欲乘機恢復。于是一面挑英杜之戰。一面

入圖埃及。近聞蘇丹之地。已陷于十分危急之情形矣。

法國改選議員

法國上議院。于西曆一月二十七日。爲改選議員之大會。其所改選者。大約九十九名中。共和黨六十一名。自由共和黨六名。急進黨十八名。社會黨七名。王黨四名。國民黨三名云。

巴黎同盟罷工

法國巴黎建築大博覽會。傭工有五千餘名。前月下旬間同盟罷業。政府頗爲惶恐。說者以爲王黨員中所唆使云。

美國之大工事

美國紐約。擬于街市地底。造一大隧道。以便人民之交通者。於西歷二月從事開辦。工役約有一萬人。告成之期。當在三年以後。（豫算此工事之經費約須千五百萬圓）十九世紀之末。二十世紀之初。稱爲極大工事云。

和蘭叛英

近來好望角之英國殖民地。和蘭人新擧叛旗。率全部以投于布鵶。（約有三千餘人）大有蔓延他方之懼。說者曰。今日戰爭之大勢。已將終局。且布鵶亦難久持。率全部以投之。又何益乎。和蘭人誠無謀之甚也。

南阿戰局之變更

近來南阿戰局。大與以前不同。英杜兩國。皆無天險之可恃。而布鵶之中部。更陷于孤立之危矣。倘英軍再進于阿連治自由國首府。以制自由國之死命。杜國亦失同盟國之助力。則結局之如何。殊難逆料也。

杜國致書于美國政府

杜國國務卿等。前月二日。致書于美國政府曰。當敝國食物之有所缺乏也。賴貴國與歐洲各國義俠之心。時時有以接濟。令人感激無涯矣。乃目下我國與大國交干戈。既陷于艱苦。復迫于飢饉。國民將有餓死之日。而大國視若罔聞。何其前日如彼。今日竟忍坐視如秦越耶。且自千八百七十年來。貴國大統領許敝邦爲獨立國後。而貴國之來敝邦者。相繼不絕。兩國親愛之情。曾未始稍渝也。至于今日。而貴國非惟棄

敝邦于不顧。且有與英國同盟之說。則更令人難釋然者。敢以質之貴國政府諸君子焉。

## 布鴉之後望

自苦倫節將軍降服以來。南阿戰爭之局面。如風雲之變幻無端。而媾和之言。遂電馳于萬國矣。雖然。布鴉之人心未死。輿論甚激。大統領復欲以全力注之。不願爲城下之盟。爲天下所羞。恐英國國勢雖強。兵力雖盛。亦不能將此有民之小國。一旦平復之也。掃蕩之也。請試拭目以觀其後。

## 英國戰爭之準備

英國政府。于今後六個月之戰爭準備。已經豫先籌畫。而本月內復增加三萬餘人。遣發南阿。故目下大元帥所統領之兵數。共達二十四萬餘云。

嗟茲魯氏演說曰。英國國大而強。兵力無限。〔杜國國小而弱。兵力難支。而英軍今日復有如是之勝局。且轉向其西部以攻擊之。彼情形之危迫實甚。故其大統領與自由國大統領之會議時。遂有願與英媾和之意。蓋欲求速了結之也。

## 各國干涉之可累

英軍旣占領莫兹達河之後。復占領列唯司米司。一舉大兵。則入柯連治自由國之都城矣。雖然。駐在歐洲之萊兹博士。奔走各國間。哀求保護。主張獨立。若各國復整頓軍備。起而干涉。則結局尙未可知。英國所甚累者也。

## 英法之猜疑

法國之大佐。屈指之戰畧家也。目下投于布鴉大將軍之麾下。充參謀長。而英國蒙多少之損傷。皆由其所籌畫得宜。有以致之。又巴黎新聞所載。法國有軍士十四人。亦入于杜國軍籍。或輸送藥彈。或管理砲兵。或經營陣地及一切者。從此而英法兩國之衝突愈急。猜忌愈甚矣。或者天下動機一發。不可遏抑。而又有繼之者歟。

## 德于南阿戰後之籌畫

德國植民協會。因南阿戰爭之將結果。以目下所當施設之急務。呈書于政府。曰。今日者英于南阿。大有恢復之勢。若恢復後。杜國與自由國。皆歸英之所統治。則阿非利加西南部之德國殖民地。英人必欲復之。以爲訓練布鴉人之區域。且以防德國之

壓倒英人無疑者。雖然。我國則不得不早爲備。而一切保護之術。亦不得不熟籌也。觀于此可知德國于南阿戰後之經營。用意殊周到矣。

### 意大利之助力

鴨里巴魯唯者。意大利之豪傑也。因英國當法國革命之時。頗有維持之功。甚德之。于此次英杜之戰爭。遂力求政府。援助英國。聊以爲報。于是意政府乃派有一隊之義勇兵。使供戰役云。

### 英美日三國同盟

目下南阿戰事。尚未了局。歐洲各國皆注意焉。因其於全世界外交與有關係也。雖然。俄國則藉此以大逞其橫行東方之志矣。英國亦因此于其前日勢力範圍之內。大有損傷。而英美日三國同盟之風說。遂盛行矣。

夫英美日三國之同盟也。果有是事乎。果無是事乎。固不俟喋喋者。然亦不得不以一言辨之。當美西戰爭之際。英國雖少有所助。爲美國所當報復。理所誠然。但美國與俄國亦毫無所芥蔕。何恤一旦壞其平和之局。致啓齟齬之端乎。非律賓之戰爭。今始

收拾。又何必于亞細亞復施以曖昧之政策乎。此美之與于同盟。非敢據信者也。

至于日本亦然。今尙在戰後經營之際。而政府亦戴重望之人。(中日戰爭奏功之山縣侯爵是也)整頓一切。以期國之進步。何輕易而爲此同盟。以束縛其手足。英國新聞紙中。不過欲乘俄日有隙。以重其互相窺伺之心耳。日本貿然而與于同盟。亦非敢信者也。

且不僅此。日本今日之工業。非常進步。綿絲亦日有增加。商務亦漸入于繁盛之域。正將來富强之基。頗堪屬望者。何樂舍此而從事于戰爭乎。即欲從事戰爭。而大艦未修。速砲未鑄。將才甚少。準備不全。必俟數年後方可。今猶非其時也。非其時而遽行之。則癲狂之擧。漁夫得利。又何益耶。

雖然。日本新聞紙中竟敢大言曰。俄日之衝突。如檻中鬬獸。兩國所斷不能逃。而政府中亦若欲有所豫備。以待開戰端者。東亞之局。其將何所底乎。拭目俟之矣。

## 演說英國近事

、英人比列蘇阿陀者。演說英國之近事。頗有關係。今揭其大畧如左。

其一論英法之關係。曰、英法兩國。互相衝突。互相摧殘。倘有時乘隙以開戰端。海峽兩岸之地。無數人民。其將罹于殺戮滅亡之慘矣。世界上何所恃以爲太平耶。

其二論英德美同盟。曰、英德美三國同盟之說。張巴林氏發之。蓋張巴林者。剛猛之人。且好戰之人。欲爲此言以激勵法國。使相猜疑耳。然而英法兩國。卒因此變成破毀之局。亦未可料者也。

其三論英國改革兵制。曰、自南阿之戰出。英國陸軍之弱。已顯布于天下。人人皆謂其法制之宜變更矣。今當局者欲于白色人種之外。採用異色人種以充兵役。雖然。不大加整頓。豈不又與前者同出一轍耶。

其四論南阿之戰爭。曰、英國自有南阿之敗。各處之植民地。欲起而反畔者甚多。歐洲大陸之諸强國。蠶食之心雄矣。美倘今日猶不結局。則戰爭之所失者猶小。失于漁人之所得者乃甚大也。

所以先駮比律布的話道。我愛國的會民。想都能知道阿善所以衰弱的原故決不是民政的弊病乃是人民德義衰頹所致你看那時他的國勢煥赫立于盟主的地位豈不是民政麽至於執政的屢屢更迭那是人民得參政權是便于民的假使執政不更迭與民相背的也常常執了政柄那時我國民纔知道不好麽。這時滿堂又大放歡聲。無不喝采。威波能自已的本意。是想把近日變亂的風說。發明出來。查舊來的例案。選幾個委員。調查這事項。當下便欲接續往下說去。只聽得會堂外面。人馬騷然。衆會民皆不知何故。只見無數兵士早亂入會堂裏來。那些會民。一齊立起。大家叫道。這不敬。這不禮。不准不准。滿堂喧擾。恰如鼎沸。原來齊武自古的國憲。凡會堂周圍數武內。不許兵隊進來。一進來的。即是犯了公會的神聖。大逆不道。與謀叛同罪。那時生長于自由政治下的人民。忽看見這個樣了。不解何故。又不知是何人。一齊大驚。所以也有叫這是甚麽緣故的。也有叫快些退去的。也有即要持兵器抵抗的。一時混雜不清。內中早有一個將官。率着一隊兵上。突進會長那席前。自懷中取出一令。大聲高讀。那時堂內紛擾喧騷。不能十分清楚。僅僅斷續聽得幾句道。

一、政府之命。即時解散公會。

二政府欲次第審問。凡在左者皆可捕獲。那定宜捕獲者之姓名。

三第一世艮名。第二仁羅知。第三威波能。

各會民因欲聽那將軍所宜的令。會中一時稍靜。及聽得這幾句話。知道是非禮的處置。即有人說道。這是謀叛。又有人說道。這是無禮。又有人說道。這是侮慢國民。各有各說。或呼或罵。又是如前紛擾起來。那時自裏面突出的會民。自外面進來的兵隊。互相格鬥。各有損傷。那時威波能立于臺上。屹然不動。雖有全身的武藝。也不使出來。容從就縛。正黨中那些有志的。亦一同就擒。可憐多年自由的國民。立着這個自古無事的公會。一朝遭此奇變。哀哉看官。你道這是何故。這事的顛末原委。到底是如何。原來奸黨看見自巳的勢子。日日窮迫。便時常謀振興的計策。總因國民衆多。不能如何。即生一條買國的計策。與那變了豕人政治的斯波多國私通。想仗他援助。變齊武的國政。恰好斯波多攻斯艮第二軍。共有八千兵馬。假道齊武。在齊武都城的面前過。奸黨乘這机會。和那將軍法美合謀。引軍隊入城。決意大行改革。又恰好那天是齊武一個節氣。齊武的風俗。每年到了這一天。便要祭那個穀神。那祭例也奇怪。凡這回祭祀。男子不得干預。只把些婦女們。集城內一個處所。執行祭祀。又

遭天的例。凡城內防守的兵。都要撤去。不留一人。所以奸黨乘這便利。又可以拿人家婦女
抵質。令他不敢與我爲難。當下奸黨的首領令溫知。他本是一位總統官。預先拿收本城及
外郭的鏈鑰。密和那些同黨商量。即於這一天午後時分。傳令開了城門。引斯兵入城。即據
了那些婦女。又分兵先捕在政府爲行政議官的以斯明等。及那些有志的領袖。又分兵入
巴比陀的第宅。又解散四百名公會。蹂躪會場。那進會堂來的兵士。即是斯兵一大半。這回
的變乱。也有人知道了的。所以有些人逃走。或躲避了。以斯明威波能等。即束手就縛。當時
國中有權力的人。雖都憤奸黨所爲不義。然妻女都質在別人處所。料不能敵他。只得忍聲
呑氣罷了。那奸黨自有許多羽翼。即拿出辣手段來。比即把那些有權力的官職。都選了自
已黨人。把威力壓伏人民。那人民不能抗拒。正黨又敗滅了。所以國內任他們胡行乱擾。不
出數年。齊武民政國。便變成一個寡人政體了。只可憐了齊武的志士。幷那些國民。正是

奸賊柄權。世界黑暗。哀哉生民。遭此塗炭。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回　明月夜漁父救恩人　公會堂壯士憶亡友

却說那波寧河。發源暴知亞兆境。經齊武邦內。直向幽美海流去。所以從齊武國都。到阿善國都的道路。有這河在中間橫斷。這大路的上流。還有一條間路。也可以通阿善的兩條路每條修着一橋。大路的橋在下流。小路的橋在上流。相距不過數里。那兩橋中間的河水。因河幅沒有好寛。急突如矢。及流到大路的橋下面。始漸漸寛廣。所以水勢也畧緩。時常有漁舟往來游泳。那夜月明如水。有個漁翁。年六十餘。乘着月色。泛舟水面。一面網魚。一面放歌。好不暢快。至夜半。忽見水中有物浮來。觸着魚網。那魚翁怪道。這是甚麽東西。月明之下。收網一看。只見個死骸。并且年輕。那漁翁是個忠厚長者。看見這個模樣。即動了愛憐的念頭。把手摸着心窩和那臍下。還有些溫氣。大喜。即收網廻舟。泛過一二里路。到自家門首。提着所網得的魚。及死屍。上岸來。入了門。即呼那五十餘歲的老婆。共用些救死的法術。因這老夫婦慣住水邊。拾得死屍。把他救活轉來的事情。狠多。所以這個手段。是用慣了的。當下過了數刻。那死屍漸有生氣。双眼微微閃開。只是不能動揮。這漁翁大喜。即把那濕衣服脫下。交老婦去烘炕。又解下所佩的寶刀。只見那刀環刀鞘。却用金銀裝成。知這不是常人。仔細看時。那刀上面鐫着姓名。纔知道是巴比陀。便喚那老婦近前。講了幾句話。這時巴比陀神

氣回復。甦醒轉來。不知這是甚麼地方。方要謝那老翁救命的恩惠。只見那老翁先說道。巴君巴君。你怎麼遭了這難。巴比陀聽了這話。好似耳邊起霹靂。好生驚惶。心內着急道。我的姓名露出來了。倘奸黨得知。如何是好。一時失措。不好回答。那老翁又道。方纔見郎君的刀。知道郎君的名姓。原來便是我救苦的大恩人。那年老漢遭逢不幸。長子死去。老漢家道貧困。我兩夫婦又臥病在牀。因此棺材都難備辦。幸蒙郎君大惠。埋葬了長子。又賜了許醫藥財賚。救活老命。到了今日。存積下百十貫錢。安閒過日。盡是郎君的恩惠。我們時常祭祀祝頌。願郎君榮幸富貴。不料今日在這裏救了郎君姓命。只是不知郎君怎麼遭了這難。巴比陀聽了這語。方纔放心。想道。不料我減了幾分家產。也得這個報答。即便告知自己怎麼避難。國中現在大亂的事情。又道。我在河邊。遇着捕卒。即疾忙策馬過橋。恰將近岸。忽馬中箭。斷了後足。與人共落水中。我本畧識水性。即順水流下。被水所押在那岩礁上面。這們一撞。那們一撞。苦楚異常。猶是忍着。附了一塊浮木。順流下來。那時身體次第軟弱。後來神氣恍惚。不知是怎麼樣了。這回若無賢夫婦相救。定死水內。感激已極。那老人道。老人要報郎君的恩惠。沒有門徑。今日過了郎君。眞是天幸。那捕卒即速夜趕來。這時亦該到阿善境內去。

斷不至沿河來到這裏。郎君請放心了。正談話間。只見一個後生。挑着擔。唱着歌。從月地上回來。便是這老翁第二個兒子。年紀不過二十二三歲。骨飽內肥。頗甚勇健。那老翁即叫他拜見巴比陀道。這是我們的恩人。我今夜在水中救上。又對巴比陀說道。從這裏到阿善走海路本來要遠些。只今郎君纔自水中上來。走陸路怕狠費力。又須防備追赶的人。依我說來。不如沿河出幽美海灣。由海路到阿善爲好。可惜老漢年老。不能親送郎君到阿善。這兒子年已長成。想也可能任這微勞。郎君心下如何。巴比陀道。狠好。只宜在今晚動身方好。怕有人曉得我在這裏。反累及你們。那老翁又對兒子說道。國都亂了。我百姓也該盡些心力回復民政。今叫你隨巴君去。始終盡心爲國。不要念及我們兩個。這回不單是報郎君的恩又是盡你爲國的職分。郎君要在今晚動身。快些準備船隻去。看官聽說。這齊武的鄉民也知愛國。也曉得自已有爲國的職分。所以興盛的緣故。即在這些上面。這却不表。于今且說這老翁教完了兒子。又和巴比陀說了些閑話。那老婦早捧所炕的衣服出來。巴比陀好好整束了一番。那兒子也收拾了行李船隻。即請巴比陀上船。巴比陀謝了老人。又與了幾兩銀子。那老堅辭不許。只得受了。即送巴比陀上船來。又勉勵了兒子幾句話。這巴比陀和那

後生別了老人。於這晚四更。開船向幽美海灣。飄飄而去。那時當頭明月。欲墜西山。清風細細。涼露沾衣。想起今天自與威波能談話以來。這身體作了許多事情。這心靈歷了許多境界。又經了些些變故。受了些些苦難。不過這老人救起。即幾乎喪命。這盡是今日二十四点鐘內的閱歷。昨日這時。酣然高臥。夢想亦不能到這境地。又想起威波能及各同志。不知如何。自後齊武國民受奸黨凌暴。不知如何。我到阿善。不知如何。一時不覺憤怒。不覺憂悲。又覺得天下皆是空的幻的一樣，萬緒千端。併作一處。因身體困軟。不覺沉沉睡去。至次日午刻方纔醒來。

却說那老人的兒子。名喚安重。奉着父母的命。搖着一隻小船。載着一個名士。向阿善來。出波寧河。沿着海岸。向東南而進。恰好遇着順風。張起帆來。不過五日。即到阿善都城面前。依着一個港灣。泊住了船。那港灣離阿善只有數里。從前士武艮他們。回復阿善民政的時候。在這處留下一個記念碑。比陀對景感觸。不覺有所禱祀。無非是我與你們所作的事相同。所處的境遇也同。你們已經達了目的。只不知我們將來怎麼樣。這一種思想。這也不必題起。

却說巴比陀即於這裏上岸。這安重因父母的命。强要隨從他。巴比陀說道。你今與我一齊流落。阿善也無益處。不如歸去侍奉父母爲好。如奉父母的命。要替國家出力。我托你一件大事。你可幹得下麼。安重道。甚麼事。巴比陀道。我出國的時候。聽得以斯明陀仁布兩人。被奸黨拏下。今定在獄中。你生長村落。奸黨不曉得你是甚麽人。斷不防備你。你可潛入城內。乘個机會。救了他們出來。那就是盡力國事。算是你的大功。你隨我在這裏。沒有好處。不如去罷。安重道。狠好。只要是有益於國的事。我自用心去幹。敢不聽你的話。即便辭了巴比陀。搖着小船。由原路回去了。

却說巴比陀在船上。這幾日看了這人。狠有義氣。并且敏捷。所以授與這個計畧。又在船上打算到了阿善。該怎麽怎麽。方能感動他們。借我援兵。前回士武良等回復阿善時。曾受過齊武的援助。今日齊武志士。去求他。諒也不爲唐突。又想着阿善是希臘第一文明國。我們從沒到過。不知畢竟是怎麽樣。今回奸黨把我送來。正要感他的惠了。這日打發安重回去。即於這港上岸。這是阿善第一等商埠。船隻往來不絕。市街異常繁盛。巴比陀看了。把自己的齊武比較。不覺一面走路。一面稱嘆不絕。正走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喚我名字。回頭一看。

未完下期續印

李二張七返國無以贈別賦詩二章以壯其行　璦庵

天地黃塵黯平原白草枯據鞍新髀肉攬鏡好頭顱文酒思江島風帆指鏡湖長亭揮手去日暮莫踟躕

壯士行何畏天涯別較難風帆輕萬里雲氣失三山亦有河梁恨羞爲兒女顏高歌且擊筑莫漫唱陽關

寄少年中國之少年　同是少年

平生了了恩仇事叱咤風雲氣不平肘後印誰如斗大壁間劍躍輒宵鳴元龍豪氣猶湖海小范羅胸有甲兵鷙鳥盤空應一擊未容狐兎便縱橫

寄贈星洲禹公　祓明月齋

雨打風吹餘子盡似君豪俊更何人論交肝膽明如月經世文章筆有神人海波瀾誰砥柱中原車馬自風塵鯤鵬變化南溟濶休向蒿萊老此身

貪龍金翅決天門虎豹猙獰據九閽易水寒風思壯士唐陵佳氣感王孫憂時合有銅駝淚填海應憐精衛寃遙想過江劉越石臨流擊楫望中原

感事　　被明月齋

五陵佳氣鬱葱葱西望長安識帝宮夢冷觚稜雲氣白夜寒牛斗劍光紅要將鐵騎橫河北
不信銅駝臥棘中我有長戈能返日未應髀肉說英雄

本館改訂售報價目　本館開辦之初特取價從廉無非爲廣開風氣起見近因日本大增稅例一切人工物值日見騰貴若仍前收取寔不堪支拄茲定自三十四冊起美洲南洋澳洲海參崴各埠全年收洋六元半年三元五毫概不零售中國內地上海天津牛莊香港澳門日本高麗全年收洋五元半年二元七毫五分零售每冊二毫郵費另計代理處如前提二成作酬勞郵費不在折扣之內全年三十三冊半年以十六冊計閏月加三冊報資照加謹佈

本館寄出報章應收還郵費凡日本設有郵局之地每冊一仙未經設局之地二仙今將日郵設否各地畧分於下　台灣　朝鮮　烟台　廈門　天津　蘇州　上海　杭州　沙市已上日郵已設局　香港　澳門　廣東　福州　漢口　汕頭　北京　安慶　九江　無錫　海防　牛莊　澳洲各埠　美洲各埠　星架坡各埠　安南各埠　已上日郵未設局

又各地代派處如有未將去年報費清交尙乞早日掃數完結爲禱

**本館上海總代派處英大馬路泥城橋西首同文滬報館凡欲閱本報者祈往該館購取可也**

檀香山第一次捐助東京高等學校經費芳名

黃棉鳳先生　五百元
梁蔭南先生　一百元
唐吉市先生　一百元
鍾木賢先生　一百元（此項常捐每年一百元以五年爲期）
鮑海先生　五拾元
劉登先生　五十元
梁有先生　五十元
容錫南先生　五十元

| | | | |
|---|---|---|---|
| 鄭翼南先生 五十元 | 唐球先生 三十元 | 陳孟謙先生 十五元 | 李啓輝先生 十元 |
| 黃紹經先生 五十元 | 余洛先生 二十元 | 許帝光先生 十元 | 徐桂先生 四元 |
| 鄭照先生 五十元 | 容文標先生 十五元 | 馮永明先生 十元 | 何伯有先生 四元 |


## 新書發售告白

侯爵伊藤博文君　伯爵副島種臣君　清國公使李盛鐸君
韓國公使朴鏞和君　貴族院議員東亞同文會副總裁子爵長岡護美君
高等師範學校長伊澤修二君　衆議院議員佐佐友房君　題辭
東京教育時論報主筆東亞同文會員　辻武雄君著　序文

### 新編 東亞三國地誌

啓者日本東京教育時論報主筆辻君劍堂前歷遊清韓二國之間歸而有所感編輯是書其間東亞啓齒輔車之情勢及水陸邊防通商口岸以及人口人種風氣物產航路鐵道政治軍備外洋之交涉機宜罔不備載並附內外比較表及精細地圖數張志士文人苟置一編於座右則于全球之形勢東亞之利害可以不出門庭按圖索之瞭如指掌矣全部裝訂不貳本定價洋壹元貳角清國北京天津上海漢口蘇州杭州韓國漢城仁川釜山等處皆不要郵資如蒙賜顧請至代售處面購或由日本郵便先投價銀函告本館當即寄上不悞

發售處　大日本東京日本橋區吳服町壹番地　本館　合資會社　普及舍

代售處　大清國　天津國聞報館　上海同文滬報館　漢口漢報館　橫濱清議報館

啓者美國金山正埠利亞路地實業公司係遵舊金山憲例開設者共集五百萬股官許賣二百五十萬股自留二百五十萬股共資本二十兆元專代人貯積銀兩生息美洲各埠華商曾付銀于本公司者甚衆咸知本公司之股實可靠今本公司特委代理人連拿君遍往各埠招人附欵現已抵日本凡貴商之付銀本公司者無論多寡俱可付存每百元每年週息六元若付至五百元以上則可隨時收還原欵但須預先通知本公司之代理銀行方能如期交付然現時雖每百元每年行息六元惟是本公司生意之盛資本之厚計將來如有羸餘擬撥二成均派今謹將本公司所値之資本實業列後　電氣車路値銀六百五十萬元（此車路每月進欵歸本公司四萬三千元）小輪船等（每年可獲利一百五十萬元）實業地皮四十萬尺（每尺値銀一百五十元）石礦兩大穴（各城市每日消此礦石頗多其電氣車路係經此礦而過者）（以上皆指花旗金而言）横濱代理人海岸七番津臣君支收人七十五番中華銀行　本公司在舊金山正埠山岑街門牌十四號

**舊金山正埠利亞路地實業公司**

司事　亞夫虲倫士
總理　亞夫庵士勿
管庫　委厘士花咕銀行

**告白**

發行兼編輯人　馮鏡如
印刷人　ナ橋德壽
橫濱元居留地二百五十三番館
發行所　清議報館
郵便私書函二百五十五番
印刷所　清議報館活版部
橫濱元居留地二百五十三番館